



彭学军“男孩不哭”组合:

好故事的力量

□刘秀娟



彭学军的“男孩不哭”组合(《浮桥边的汤木》《戴面具的海》《森林里的小火车》)能让人有“出人意料”的兴奋,能让人叹服作者在故事设计上的高明,实在不容易。越来越缺少好故事。尤其是校园情景剧,轻松活泼、滑稽好看,自有一份生动和鲜活,却让人不满足,觉得寡淡;要么是悲情剧,有时也让人感到温暖,却因为叙事的简陋而漏洞百出,人物的对话、行动、情感都别扭着。总之,缺少让读者信得过的故事,那种有意义的好故事。

“男孩不哭”组合是她生生的好故事,它出自彭学军之手,在享受好故事的同时,也喜悦于作家的自我超越。彭学军是一位风格鲜明的作家,常被描述为“女性的”、“诗意的”、“温婉的”、“忧伤的”,尤其是接连获奖的《你是我的妹》和《腰门》,让她的“湘西写作”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性同时也是遮蔽性的风格。接下来,彭学军会往哪里走?“男孩不哭”组合是她的答案。

《你是我的妹》和《腰门》是生活自然流淌的美和强烈的命运感形成的张力,有一种自然敬畏的情绪在,读完之后,你很难复述故事梗概,而是感受到生活和一些人的命运,被一种氛围紧紧地包裹着,产生无数复杂的体验,美好、伤感、恍惚、忧愁……它们有一种自然的时序在里面,写生活的突变,期冀的却是生活的恒定。但是,这三部作品却都具有“明晰”的故事之美,从开篇,作者就显露出强烈的讲故事的热情,很快就把读者带入到对故事的期待中。

“男孩趴在墙头上,他打算像猫一样爬过去。”这是《浮桥边的汤木》开篇第一句话,简单明了,又让人有戏剧性的期待。一个被锁在家里、被父母呵护的男孩,开始了他的逃离和探险。笼子外的世界刺激着他,让他兴奋、激动,同时也有意想不到的危险。一个规规矩矩、普普通通的男孩子,居然在“暑假之前就要被杀死”!该如何度过这接下来的21天?一个10岁的男孩在死亡逼近时,该如何度过?作者设置得非常巧妙:他告诉了谁就会遭殃,如果跑了,父母要抵命。凶手已经明明白白制定了规则——汤木必须独自面对这场谋杀。主人公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他?”

《戴面具的海》是超拔的想象和精准的日常生活的巧妙结合。它的开篇很日常,但故事在不经意间急转直下:陪妈妈逛小店的海,得到了一个很酷的面具,然而,这个狰狞的面具自此就长在了脸上,摘不下来了。短暂兴奋过后是要以非日常的面貌来应对日常生活,“这面具怎么才能摘下来”?“如果摘不下来怎么办”?这是主人公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对于一部小说来说,也不是容易处理的结局。

《森林里的小火车》讲男孩子对机器和拆卸的痴迷,这是一个经常被一笔带过的故

事,很少有人会让它成为一个故事的“核心”和“动力”,开向社会与人生的深处,引出三

代人的故事,治愈伤痛,开始新的生活。

三个故事都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展开,这样的时间界限,决定了小说不可能选

择散漫的叙事,必须要有一个紧凑的结构。

彭学军显示了她讲故事的能力,这是现在很多作家不太擅长的。现在的很多长篇儿童小说,已经消弭了对故事结构的敏感性,很多故事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随便一个地方结束,或者无尽地继续下去。很多日常生活的故事充满直白描述,直线发展,在阅读中享受不到跌宕起伏的故事魅力。精心铺就的悬念多么稀缺,对故事行进的有效控制就多么羸弱。

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结构之所以重要,不仅关乎叙事节奏、线索布排、情节安排等技术性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人物。我们经

常也会讨论,小说艺术与单纯的故事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对人物性格的聚焦恐怕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人物性格是如何完成的呢?

很多小说靠语言、行为以及心理的描

写完成,而忽视了小说结构对人物的最终意

义。正像罗伯特·麦基所说,“结构的功能就

是提供不断加强的压力,把人物逼向越来越

困难的两难之境,迫使他们做出越来越艰

险的冒险抉择和行动,逐渐揭示出其真

实本性,甚至直逼其无意识的自我。”在阅读《浮

桥边的汤木》时,我不断地想起罗伯特·麦基

的这个论断。彭学军把她的故事放到高空钢

丝上,没有转圜的余地:要么完成异常精

彩的叙事,既紧张还要从容不迫;要么高空坠

落,一败涂地。

故事开篇便进入了剧烈的矛盾冲突。汤木越过父母的约束,以逃逸的姿态向他理想中的自由行进,当他在老城墙慢慢爬行的时候,已经在坠入险境。一路上,他的感觉特别舒适,招猫逗狗,甚至还恶作剧地翻窗进到别人家里,偷偷替一个小孩做了数

学题。当这种好心情猛然遭遇“必须杀死他”的预言时,自然就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

小说给出悬念,也给出各种暗示,但她的叙

述非常克制,有所隐藏,很多重要的关节看

上去却毫不经意。每一处设计都紧紧地环

绕着大结局,以耐心的叙述把这个中心点的外

围都布置好,最后万箭齐发,同时射向靶的,

达到故事的高潮。整个小说前后呼应,在偶

然与必然交织的逻辑中前行。比如,小女孩

“雨夹雪”非常关键。如果不是偷偷给这个小

女孩做了数学题,也许就错过了“杀手们”的对话;如果不是同桌多多强令汤木加入合唱团,他就失去了和“雨夹雪”近距离接触,故事的高潮也在合唱团的演出中升起——原

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浑身战栗。它是一次虚拟的死亡,却有了真实的面对。

《戴面具的海》也很“悬”,弄不好就落入俗套。作者的巧妙在于,在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时刻轻松摘下,没有理由,就像它长在脸

上时也不曾有理由一样。

相比而言,《森林里的小火车》在社会介入、情感深度上的开掘更深,但是故事的处理相对要弱一些。多重故事交叠在一起,一方面有了层次感,时空感更加深远,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叙述的游移。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叙述的节奏和基调内,要完成那么多重大的命运起伏,有点过于“举重若轻”了。情节、情感、人物关系都非常复杂,但是内部的叙述却没有展开。比如舅舅对小火车的复杂情感,他从小迷恋它,然而他却亲自驾驶它吞噬了自己的女儿,这天的护路工正是舅舅同情同手足的朋友徐志翔。这场悲惨的意外改变了两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汹涌的愧疚感让舅舅从此寡言少语,而徐志翔却变成了“徐疯子”。虽然生活中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小说里要解决:为什么徐疯子承受的愧疚、罪责、宿命感要重于舅舅呢?而且,面对疯了之后的好朋友,舅舅似乎又什么都没做。那舅舅的愧疚感是不是要再加一份?因为罗恩的到来,他们与往事和解,也敢于重新面对彼此。情感上很动人,但是从“技术”上来说有些过于简单了,三代人的悲欢在目前的叙述框架中显得局促。

现代社会中男孩的精神危机,或许是彭学军创作的出发点,在她看来,“较之女孩,男孩成长的诡谲与艰辛在别处”。但是,目前的儿童小说中,对男孩的心灵和精神探索又非常有限。汤木、海、罗恩这三个男孩,是我们渴望了很久的“不一样”的男孩。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男孩,是孩子中的大多数,所以小说要发掘的、张扬的是每个孩子都可能具备的勇敢、善良、柔韧、茁壮的力量,他们有活力但是不闹腾,让人内心安静、安宁。彭学军写出了具有现实感和理想性的生活,让人惊异她对当下孩子生活的熟悉和儿童心理的把握。

优秀的儿童小说应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非凡的、开阔的、深刻的主题,而不仅仅是逗乐,或者最多有点感动、有点教育意义而已。彭学军的小说讲的是孩子们熟悉的世界,但是却发生了不一般的故事,他和这个故事一起经历紧张、不安、绝望以及希望,在意想不到的结局中获得情感以及智慧的满足,感受到世界和人生的无限可能性,感到身处其中可能遭遇的困顿,在困顿中觉醒的自身的力量等等,拥有丰富的、多层次的情感体验。

这三部新作是彭学军新的探索。她一方面有自己非常笃定的文学步伐,不和别人一样,也不刻意区别,按着自己的节奏不急不躁地一本书一本书地写。另一方面,她似乎又很看重别人的阅读感受,总想多听听你对她的作品的看法,尤其是批评,无论这意见准确与否,她会和你坦诚相见。同样,她的作品也有一种安静的气质,在这个躁动不安、急于表达的时代,这一点非常珍贵。

■关注

最近几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和繁荣期,其成就甚至受到国际儿童文学界的关注。文学与艺术向来是一对姐妹,尤其与戏剧艺术古往今来一直如同手足。在儿童戏剧方面,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被搬上戏剧舞台在全世界都是一种“常态”。比如,近期参加上海国际儿童戏剧展演的加拿大多媒体音乐剧《爱丽丝梦游仙境》就改编自儿童文学名著,在波兰儿童剧《小红帽的历险》中,我们也可看到一些经典童话的影子或元素。在中国,不少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小说、散文、童话、儿童诗等的同时,还进行儿童戏剧文学的创作或翻译,比如任德耀、刘厚明、包蕾、孙毅、葛翠琳、任溶溶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新发展、新成果,似乎并没有与它的手足儿童戏剧共同分享。1949到1953年、1954到1979年,两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项都包括儿童戏剧和戏剧文学创作。可是,从1980年开始,儿童文学评奖却将儿童戏剧文学剥离了出去。自那以后,儿童文学创作与儿童戏剧愈益疏离,就像一列脱轨的火车,不再紧相联动。儿童文学作家、剧作家孙毅先生认为这是把儿童戏剧文学排斥在了儿童文学之外,“万宝全书缺了只角”。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鉴于各大出版社在出版各种60年儿童文学分类选本时都没有儿童戏剧文学选本,此时年届90的孙毅先生怀着深重的责任感和忧虑感,以一己之力编辑、出版了《新中国60年儿童戏剧短剧集》,令人动容。

儿童文学与儿童戏剧的脱节是一件非常让人痛惜的事情。新时期以来涌现出的众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几乎都不曾像前辈那样关注乃至涉猎儿童戏剧文学的创作。就我自己而言,写过小说、散文、童话、儿童诗、寓言、散文诗、报告文学,但真的把戏剧文学给忘了。这几天,我与90多岁高龄的任溶溶先生做过一次交流,他感叹说:“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或出版儿童剧本,回想我年轻时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剧本占了很不小的比重,我读过曹禺、夏衍、于伶的剧本,也读过许多外国剧本。文学作品怎么可以没有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萧伯纳、奥尼尔、王尔德的剧本?”儿童文学理应以宽广的胸怀接纳儿童戏剧文学,这应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共识。

应该说,儿童文学作家写作儿童戏剧剧本,在文学性、想象力和情感处理等方面可能会把握得更好一些。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像前辈那样,以一种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更多地加入到儿童戏剧文学的创作队伍之中。让人欣喜的是,已经有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杨鹏的科幻剧《带绿色回家》、王一梅的儿童剧《一片小树林》《城市的眼睛》《大狼托克打电话》、萧萍的儿童诗剧《蚂蚁恰恰》等,风格各异,富有智慧和艺术的光辉。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新时期以来优秀的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屡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动画片,但搬上戏剧舞台的却少之又少。好些已经成为经典名著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之后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秦文君的《男生贾里》、曹文轩的《草房子》、张之路的《霹雳贝贝》、夏有志的《普莱维梯公司》、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郑渊洁的《舒克和贝塔》、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陆梅的《当着落叶纷飞》等。我充分感受到,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取之不竭的创作来源,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受众全面。

事实上,中国儿童戏剧历来有改编儿童文学作品的传统,像《“下次开船”港》《野天鹅》《罐头小人》《小蝌蚪找妈妈》等,都改编自儿童文学作家的优秀作品,而当新兴的电影艺术、电视剧艺术、动画艺术纷纷从儿童文学的富矿中进行开采时,先前关系最为密切的戏剧艺术反倒与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疏远了,新时期以来被公认为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几乎都没有被搬上过戏剧舞台,这同样是一种莫大的损失。无论从儿童戏剧的品种、样式、题材,还是从儿童戏剧的受众来说,经典的、优秀的、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儿童戏剧最为丰富而可靠的资源,应当用足用好。既然儿童文学可以成为面临生存困境的出版界的新的增长点,为何不能给儿童戏剧界带去一股新的活力和一个新的局面?我真诚地希望中国儿童文学与儿童戏剧继续携手合作,重新成为一列挂起钩来的紧密组合的火车,以强大的姿态,带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奔向美好的前方。

■短讯

张之路《弯弯的辛夷花》在京研讨

10月16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张之路小说《弯弯的辛夷花》研讨会”在京召开。李岩、高洪波、海飞、金波、樊发稼等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就本书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展开了讨论。

《弯弯的辛夷花》是张之路儿童小说《弯弯》的续作,全书延续了前作轻松幽默、清新温暖的行文风格,剧情跌宕起伏、充满童趣。作品通过主人公弯弯的视角,她感知、认识、升华、再认识着周围的世界,建构出一个色彩斑斓的心灵成长世界,勾勒出当下儿童的心路历程,是一部完整地反映当下儿童心理状态、精神追求的作品。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对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本书可以启迪儿童智慧、提高儿童交际能力以及个人修养,作品关注现实,传递了正能量,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此外,这是一部处处洋溢着“张之路风格”的作品,语言风趣幽默,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思想。张之路六年磨一剑,体现了他不急不躁、踏实真诚的写作态度,是当今文坛十分珍贵的写作精神。(行超)

曹文轩等推出“感恩系列”丛书

11月4日,李有干、曹文轩、曹文芳师生、兄妹“感恩系列”丛书发布暨作品研讨会在江苏盐城举行。李有干系曹文轩兄妹的老师,已是85岁高龄,但依旧笔耕不辍,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白毛龟》、《绿毛龟》是此次“感恩系列”出版的一个源头。此外,丛书还收入了曹文轩的《桂花雨》、曹文芳的《风铃》。

与会专家对三位作家的新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发展各抒己见。曹文轩、李有干、曹文芳在儿童文学、乡土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们都善于从生活中捕捉素材,以儿童特有的视角敏锐地观察世界,进而用诗的语言将其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来,营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曹文轩说,这套“感恩系列”作品是一个巧妙的、有创意的组合,“是在解读一个叫‘感恩’的词,感恩是回报、赞美故乡,也是我们向家乡呈献的一份礼物。”(李云雷)

■短评 《智的教育》:

让孩子学习生存的艺术

□朱鸿

我的少年时代永远地错过了《智的教育》这本书,这让我感到懊悔。中学时期我经历了漫长的对自我的寻找,对社会混沌的认知,对美的迷茫思索,对理想与希望的狂妄期许。这恰恰是巴琪恰舅爷在庭园里给14岁的恩利科讲述的人生之课、社会之课。巴琪恰舅爷让小恩利科在大自然的观察中、在社会实践中,在一点一滴的进步中找到了识别好坏的钥匙,学会了真正的本事。

在植物园里,巴琪恰舅爷享受拔草的乐趣,给恩利科讲园子里这些植物的故事。狗牙根、蒲公英和石刁柏,它们坚强不屈,有非常发达和粗壮的根系深深扎进土壤,应对各种挑战。而其他一些很细的杂草,只要拔出来,很快就会枯萎死亡。巴琪恰舅爷说:“一切事情都源于根基太浅而付之东流。”说得真好,为了摆脱生活的逆境,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根、感情的根牢牢扎在深处,这样我们才有能力立于不败之地,开始一种完全崭新的生活。

在冰天雪地的拉普兰,大麦是惟一的农作物,为了生存,在仅有的3个月生长期,大麦和其他低矮灌木只能急速发芽,匆忙开花结果。巴琪恰舅爷把拉普兰大麦种子带回了圣特伦佐,一年又一年地试验下去,他相信大麦将渐渐失去匆忙生长和成熟的速度,直到成为适合在南欧温暖和炎热气候种植的作物为止。巴琪恰舅爷说,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改变自己。拉普兰大麦为了抵御威胁它们生存的危险和敌人,改变了自己的生长

习性,它们拼命地跟时间赛跑,就像我们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中必须根据自身需要改变自己,为了更好的成长。

巴琪恰舅爷对恩利科说,每天日常生活中要努力做好三件事:一件是增进我的身体健康,一件是完善我的爱心,一件是培育我的思想。一个人每天应做的好事实太多,比如对朋友的每次谦恭有礼,每个公平的行为,热情提出每条建议和诚恳接受每个劝告,一次粗野的本性冲动而付出的每个小小牺牲,学到的每个新知识也是一件好事……巴琪恰舅爷教给恩利科制作行善日历,每天都从身体、品格和思想三方面完善自己。

巴琪恰舅爷给恩利科上了十几堂人生必修课。以汪洋大海、花草树木、锦绣大地和重大历史事件为载体,用诗一般的语言,向恩利科讲述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快乐和幸福的人生,怎样塑造富有魅力和完美的人格。

《智的教育》出版于一个世纪之前,在意大利家喻户晓,学校和家长都将本书作为孩子们成长时期的必读课本推荐给中小学生。我想,每天在地铁上、在放学的路上,那些背着书包眼神疲惫的少年们是需要自己读这样一本的;那些在教育孩子时不得要领,反而让自己心烦意乱的家长是需要读这样一本的;学校里的老师们也是需要读这样一本的,因为它除了教给学生历史的经验和特定的知识,还会让学生们学习到生存的艺术。

■封面欣赏



影翼 童喜喜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8月

·第386期·

儿童文学与儿童戏剧密不可分